

在年轻人的圈子里,关于“文艺青年”的“论述”已经很多了,给人们增添了很多欢乐。但“文艺”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利。在历下姚家街道姚家村,有这样一群平均年龄超过60岁的大妈大叔,他们用喧天震响、韵味无穷的威风锣鼓,宣告着一种态度,即,“文艺”是一种生活状态,文艺也可以在寻常百姓家绽放异彩,把喜悦和健康传递给身边的每个人。



领鼓李玉海颇有风范。本报记者 肖龙凤 摄



队员们排练起来一丝不苟。本报记者 肖龙凤 摄

瞧,这群文艺大妈大叔

人人“砸”得一手好锣鼓

本报记者 肖龙凤
通讯员 蒋峰

“砸上千遍自然熟”

“咚咚,咚咚,咚咚……”10月27日下午,暖阳高照,凉风袭人,姚家老年活动中心慢慢聚集了“围观”的人群,姚家村威风锣鼓队又在这里开始排练了。有节奏的震天锣鼓声不但吸引了路人驻足,更像有一种魔力,让人心里摒弃了繁杂,不由自主地随着锣鼓声开始欢快跃动。只见路边快餐店厨师翻炒的节奏都渐渐与锣鼓声一致,锅里的火苗有节奏地蹿动……

这,大概就是音乐的魔力,仿佛引发天地共鸣,并随之律动。

近看排练中的威风锣鼓队,近80位老人,个个神情专注,一致

看向指挥栾如芬,并随着她的手势有节奏地敲打,鲜有出错的。近7分钟的一曲《中国梦·威风锣鼓》,不但耗费大量体力,还有繁复多变的谱子,如何能记下来呢?

在休息间隙,位于队伍中间的领鼓李玉海被几个队员围住,切磋技术。最初排练时,李玉海被安排在队伍前,便于大家记忆,现在练了几个月,大家都记住了。“借用我们打太极的说法,‘拳打千遍自然熟’,这锣鼓砸上千遍也就熟练了。”另一位鼓手董延明风趣地说。

这些敲锣打鼓的大妈大叔,几乎个个“一专多能”,不但在锣鼓队活动,还在太极队、舞蹈队等文体队伍中活动,时间久了,敲锣打鼓的姿势也越发行云流水,兼具美感。

七旬文艺老太就爱“砸咣咣”

姚家村威风锣鼓队成立于2003年,不少队员从成立一直坚持到现在。目前,有主力鼓手20名,铙手20名,钹手20名,指挥员2名,鼓手十余人,共有队员79名,平均年龄在62岁左右,队员均是姚家村退休中老年。

在姚家村威风锣鼓队,对于使用乐器的动词,队员们还是习惯用“砸”。75岁的铙手孙秀清和70岁的崔秀英说,“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爱好文艺,锣鼓队一成立,我们就来了,就喜欢跟大家一起‘砸咣咣’,砸砸心情好,身体好。”“这么久了,只要有集体活动,我可以说不一次都没落下。”孙秀清乐呵呵地说。

指挥栾如芬说:“砸这个提精神,状态跟平时不一样。别人听了也受感染。”68岁的鼓手耿秀英满头银发,神清气爽,打起鼓来一点不含糊,“现在日子过得多好,不愁吃不愁穿,心里舒坦,砸起来很带劲”。鼓手董桂喜

笑着说:“一砸鼓,心情就好,一天不来就想得慌,越砸越年轻,越砸越威风。”

威风锣鼓,响遍泉城

70岁的领鼓李玉海从锣鼓队成立时就担任鼓手,技艺纯熟,打起鼓来稳稳当当,颇有气势和风范。“大家岁数大了,来参加这个活动,既能陶冶情操,对身体也好。有什么家长里短的,在一块说说,就没有过不去的了。”李玉海说。

队伍这么大,能够坚持十多年,不断发展壮大,除了大家发自内心热爱,后勤保障也很重要。姚家老年活动中心的李西玲、董秀英就是威风锣鼓队的“总管”,排练时提前为队员们烧水,有演出时联系车辆,看衣服、看包,跑前跑后,忙得不亦乐乎。据姚家村党委成员蒋峰介

绍,相传,公元619年,唐太宗在霍州大战刘武周部,击鼓迎战,鸣金收兵,进退有序,取得了胜利。英雄好汉秦琼为母贺寿时把威风锣鼓传至齐州,于是济南流传下威风锣鼓。这种锣鼓的特色就是“威风”。从锣鼓的配置打法,演奏队的组织、表演、着装,都在展示威风。它鼓声如雷,铙声清脆,威武雄壮,阵容宏伟,队列整齐,威风凛凛,气势磅礴,展示了中华儿女顶天立地,威武雄壮,不屈不挠,英勇顽强的民族性格,代表着民族的声威。

经过多年的实战打拼,威风锣鼓队逐渐走向成熟,现在已经成为一支团队意识强,演出技艺高,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民间文艺团体。姚家威风锣鼓队以队员的技能和精神风貌在市、区及姚家街道的文娱舞台上开辟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,屡获嘉奖和好评。

古稀老人武俊杰的退休生活

这个老头爱写字,还爱管闲事

71岁的武俊杰身体硬朗,面色红润,说起话来底气十足。每年他都跟老伴出国几次,不是为了游玩,而是参加各种文化交流会议,也凭借着过硬的书法功底屡次拿奖。回到位于济南友谊苑北区的家里,他又变成了一个爱管闲事的退休楼长。

本报记者 林媛媛 王倩



▲每天练字成了武俊杰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

▶虽然不干楼长了,武俊杰还是小区里的热心人。本报记者 林媛媛 摄

苦练书法20载,找到灵感半夜起床写字

武俊杰的家里,大大小小的奖杯奖牌摆放在各处,前来索字的人也不在少数。但很多人不知道,武俊杰真正开始练习书法,是从1993年退休之后才开始的。

“刚开始练习的时候也找不到什么窍门,就是俩字:勤奋。”武俊杰回忆说,刚开始的时候跟着字帖临字,有时候一天能写四五个小时。“就在旧报纸上写省钱,每天光写过字的报纸就一大摞,自己家报纸不够了就去邻居家借报纸。”

武俊杰的老伴刘玉兰说,那几年老头子练字就跟着了魔似的,晚上写到很晚才睡觉,早晨一大早又起来写。“有几次,夜里正睡着觉就起来了,说来了灵感了,要起来写会儿字。”

功夫不负有心人,武俊杰的字越写越好,也受到越来越多的称赞。“刚开始的时候,过年邻居们来要春联,我就在家一写好几天。后来慢慢地远处的人听说了也有来要字的,我都来者不拒。”在业界,武俊杰也开始崭露头

角,作品屡次在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韩国、日本等国展出,并在多个书法比赛中获得名次。

名气大了,武俊杰对书法的感情没变。“现在年龄大了,身体吃不消了,不能像以前那么练字了。”尽管武俊杰这么说,但是哪天要是不写几幅字,武俊杰就觉得这一天过得不完整,跟以前一样,不管谁来要字,认识的不认识的,武俊杰还是来者不拒,“每送出去一幅字,我就交到了朋友,就觉得充实高兴。”

小区办理供暖,怕邻居找不到他几天不出门

虽然多次在国际书法比赛中获奖,但是在街坊邻居们眼里,武俊杰还是那个每天见面唠嗑,爱管别家闲事的“退休楼长”。

从春天开始,友谊苑北区的多栋楼房开始办理供暖。“以前从来没想到,办供暖这么麻烦。”武俊杰说,作为楼长,他要负责统计整栋楼的信息,收申请表,收钱。“邻居们有年轻的,有年纪大的,有长住的还有长期不在家

的,在家的我就一家一家找,不在家的我就一个一个打电话。”

交申请表和交钱的那段时间,武俊杰害怕邻居到家里找不到他,好几天不敢出门,变成了“超级宅男”。“我白天不敢出去,怕邻居有人过来找我,晚上也不敢出门,想着白天上班的年轻人不会晚上来找我。”说起这事儿,武俊杰说这还多亏了老伴儿的支持:“她不光做好后勤工作,我

忙不过来时她还帮我跑腿打电话,干秘书的活儿。”

最近,武俊杰刚刚从楼长的位子上退下来,他说自己年纪大了,胳膊腿不好使了,虽然楼长不干了,武俊杰“爱管闲事”的毛病一点儿没变,出门只要看见地上有个垃圾一定得捡起来扔进垃圾箱,看见乱贴小广告的也赶紧上前制止。“这些事儿都是力所能及的,跟不干楼长没关系。”